



湘陰郭

嵩燾撰 陳國 嵩燾 著 齋 書 齋

服問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鄭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嵩燾案此於喪服無

明文據喪服總麻章姑之子鄭注外兄弟也舅之子鄭注內

兄弟也傳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外兄弟總麻妻爲

夫之外兄弟無服不應公子之妻反爲之制服喪服爲夫之

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小功爲夫

之昆弟無服而夫之姑姊妹小功夫之昆弟之女子子既嫁

猶大功同爲從服而恩有所及則服爲之加重以此推之夫

禮三十六

爲姑之子總妻爲姑之女子子亦當服總所謂外兄弟者姑

之女子子也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公之昆

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皆服大功傳曰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公子爲姑之子尊不同者則無服而妻自服總注

以外祖父母從母當外兄弟非所以爲名矣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服其功衰

鄭注帶其故葛帶者二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

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

齊衰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也孔疏麤者謂

七升父之衰也嵩燾案間傳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卒哭受服去麻帶易葛帶而首經不易期而小祥除首經而
要經不除間傳據爲父斬衰爲母疏衰言之而期喪無明文
喪既葬練葬同時其卒已及九月得爲母申三年之服期喪
之不爲母明矣喪服婦人有葛經男子無葛經而自期以下
竝不詳除經之文大功章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小功
章卽葛五月而殯服大功牡麻經無受小功澡麻帶經五月
準此以推期喪既葬不當除經故仍三年之葛帶而服期之
麻經注云葛經誤其功衰則前後喪竝同雜記有父母之喪
尙功衰又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正謂既練而服功衰
受以大功七升齊衰既葬亦受以大功七升喪服記於斬衰

禮三十六

二

云衰三升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冠七升於齊衰云衰四
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冠八升三年之喪既練再受服
齊衰既葬一受服所受竝同服其功衰蓋兼言之注通八升
九升爲言疏專繫之父衰七升竝誤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注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孔疏大功既葬
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
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
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嵩燾案喪服齊衰之經斬衰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
以爲帶大功正服之衰八升與齊衰受服同所受皆功衰也

經云有期之喪既葬有大功之喪兩有字緊承三年之喪既練爲文蓋此三者同爲功衰而首經與所受之葛帶固有不同是以期喪既葬受葛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既練除首經齊衰既葬首經不除故服期之經大功之喪牡麻經而大功之麻與三年既練之葛同亦猶之練服也而練服爲重其首經則已除矣故亦服大功之經間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爲此三者麻葛同既練受葛而喪固重齊衰既葬亦受葛而屈於練服但服練服之葛而已間傳所謂輕者包是也齊衰之經大功之經竝以加之練冠間傳所謂重者特是也微有異者大功始喪麻葛重而反服其故葛帶亦與期喪既葬同也注於

禮三十六

三

此云經期之經似誤合期之喪既葬與此爲一事疏遂以大功既葬首服葛經爲言且謂進與期之喪既葬同大功既葬受小功之服不與此爲類安得與期之既葬同鄭意大功與衰喪竝疏乃引大功以進於齊衰亦全失鄭意矣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疏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竝留之合糾爲帶嵩燾案下文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是所謂三年之葛主首經言之言除練冠加大功之經而假三年之葛爲之辭耳雜記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正是此義上文明言三年之喪既練有期之喪既葬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有大功之喪亦如之間傳輕者包重者特所謂重者

首經也所謂輕者要經也斬衰之葛與齊衰大功之麻皆兼服之無變葛之文所變者易練冠而首經而已疏以大功麻帶爲言與上下文義皆自相抵牾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嵩壽案喪服云其長殤皆九月其中殤七月蓋皆齊衰之服降而大功者下殤小功五月經明言殤長中變三年之喪正謂大功之殤服殤服大功牡麻經無受既葬而麻帶經終其殤服之月數三年之葛亦據既練言之故曰變未及

禮三十六

四

練而三年之經不除不得云變也其要經仍麻葛重所謂輕者包也經意大功三月卽葛而殤服無受不卽葛長殤則終九月中殤則終七月下殤則否正謂小功不變葛也鄭以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言之則文義全不能明喪服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殤服小功不及中殤言也注謂男子爲大功之殤服小功婦人爲服總麻凡爲殤服降一等無婦人降大功而總之理似皆未免經外求義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鄭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嵩壽案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注同姓之女謂之內宗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而內宰云佐后使治內外命婦鄭注內命

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喪大記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鄭注外宗姑姊妹之女疑姑姊妹之女不當從外命婦堂上外宗當謂大夫士妻之未受命者而凡卿大夫妻之爲命婦皆可統之於外宗喪服爲夫之君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內宗外宗之於君夫人視卿大夫之妻當有異故特著之此之外宗之爲君正喪服爲夫之君期者是也不當專主外親之婦言之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孔疏近臣

禮三十六

謂閭寺之屬貴臣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若不爲後則爲母無服高齋案春秋之義君母卒稱夫人葬稱小君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傳以爲隱公之母左傳以爲桓公之母而於惠公皆不爲夫人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僖公之母成風也宣公八年夫人熊氏薨宣公之母頃熊也襄公四年夫人姬氏薨襄公之母定姒也案公羊傳作定七昭公十二年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齊歸也宣公十五年姬氏薨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案穀梁傳作定七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是年五月定公薨七月定姒薨哀公未卽位不得尊其母爲夫

人春秋書妣氏薨書葬定妣是赴且成喪矣此當以公羊傳
義爲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
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旣成之爲夫人必不以庶
子爲父後爲其母總之例論矣喪服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君
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慈母者父命以爲母者也君子子
則適也鄭注喪服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爲母三年庶
子爲父後爲其母總厭於父也疏云不爲父後爲其母無服
未詳所據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則固重
於總矣鄭云唯君所服伸君也準諸公羊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之例是庶子爲君稱其母夫人自得爲其母服疏引庶子
爲父後爲其母總以釋鄭氏伸君之義大誤近臣卽貴臣朝

禮三十六

六

夕在君側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
右上士鄭云右者驂乘不得謂之賤臣僕驂乘亦近君固知
近臣之卽爲貴臣也疏竝失之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鄭注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孔疏已有不杖齊衰則稅去齊衰
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以差次約之
大功非但稅衰亦免去其經也嵩燾案喪服爲祖父母世父
母叔父母昆弟妾爲女君婦爲舅姑皆不杖而服固重經云
無免經專爲父母之喪言之齊衰以下衰稍殺矣稅衰者脫
去前衰後負板及左右之辟領非能易其衰裳爲吉服也喪
大記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

辟也三年之喪既葬而服公政而經帶不易齊衰以下之喪
則時有之是以入公門有稅衰之文不能概之父母之喪也
經義無杖不杖之分注於此未免添設

禮三十六

七

禮記質疑卷三十七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間傳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

鄭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嵩燾案此下第五節言既虞卒哭則此容貌聲音語言飲食四者皆據始喪言之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所謂言議喪次之言議也似不宜遽陳說非時事言者其事也議則論其事之所以然樂則又更暢言之唯對言議樂去五者祇據一事言其處斷之有詳略也

禮三十七

去麻服葛帶三重

鄭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嵩燾案喪服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爲帶鄭注盈手曰搨中人之搨圍九寸五分去一得七寸二分卒哭變葛帶亦五分去一得五寸七分有奇士喪禮苴經大搨要經小焉散帶垂牡麻經亦散帶垂既夕記小斂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絞謂糾合之葛帶成幅亦準五寸七分有奇之葛裁爲三幅合縫之爲帶曰葛帶三重葛之成幅者也與絞帶自別鄭以四糾釋之恐誤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注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嵩燾案經方言卒哭以後受服

之節尙未及後喪變服事下云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始推
言變服之等差除服者除重者釋上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
帶之文既練除經之節也易服者易輕者釋上去麻服葛葛
帶三重之文卒哭受服易葛帶之節也婦人則易首經易服所以易
輕者以重者不可兼而輕者可兼故爲之制使人見所易之
葛知其斬衰之已及卒哭及練而又有新喪加之麻亦可辨
知其爲齊衰大功之喪也聖人定爲喪服之制原是如此而
此之云易服則尙未及後喪變服之節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
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注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

禮三十七

二

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
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既練已下言大
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
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
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
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
葛齊衰之喪以下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
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
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
已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
其輕也孔疏兼服之者男子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

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尚書案斬衰卒哭受服與齊衰同既練受服與大功同齊衰卒哭受服亦與大功同而男子之帶婦人之經有易葛之文喪服或重或兼服則凡兼有齊衰大功之喪者皆可辨而知之男人重首經婦人重要經斬衰之喪重於齊衰齊衰之喪重於大功輕者不能以抗重者故曰重者特男子輕者帶經婦人輕者首經既皆已易葛矣而後喪之麻可以加於葛於此兼服之故曰輕者包其或言包或言重者何也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而齊衰四升與所受服不相準則齊衰之帶可以包葛玉篇包裹也卒哭葛帶加布帶其上若包裹之也既練受以成布七升而大功七升麻葛正相準曰重者成布之數適相當也男子既練首經除矣婦人既練要經除矣則各經大功之經亦所謂重者特也檀弓婦人不葛帶服重者有除無變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皆無變注意析麻葛爲二通舉葛經葛帶言之又云兼服之者明有經有帶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期已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似謂斬衰首經不易葛齊衰已下易葛疏據檀弓婦人不葛帶謂婦人獨不易葛多生軼轉無當經旨

禮三十七

三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鄭注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已下則於上皆無易

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
爲大功之殯長中言之尚燾案鄭據服問總之麻不變小功
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與此文忤故假殯服爲言雜
記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服問麻之有本者變三
年之葛所謂變者易冠而經約略爲之辭耳服問小功不易
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爲小功總輕不得加於
練服當事而免又嫌於無服故仍加小功之經其要經之麻
葛同者自可以兼服之兼服與上輕者包及麻葛重異文包
也重也謂服之重者麻葛並施大功以下服輕矣前喪之葛
後喪之麻相去無幾服問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
去經施之當事而已不以變前服也經故曰兼服之服重者

禮三十七

四

則易輕者也大功重於小功則易小功之麻小功重於總則
易總之麻而或大功將除而有小功之服小功將除而有總
之服則小功總重而大功小功之卽葛者又輕此與服問之
義正兩相成注意恐失之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三年問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鄭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嵩燾案復生者復生人之常理居處飲食衣服以漸而復常所謂節也據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凡年以見歲爲期儀禮士虞記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玩儀禮之文祥禫同月旣禫而可以吉祭矣而不得遽遷廟遷廟而後有配少牢禮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未遷廟

禮三十八

一

則祔食祖廟不言配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後寢吉祭

者吉禫也禫而遷廟始正禫廟之名

案士虞記吉祭猶未配蓋通言之當禫之月不

遷廟也不遷廟則亦不遽行吉祭經文略標其義在讀者之善通之而已喪至禫而畢而寢處之

節至吉祭而始復固不限以二十五月也而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禮之不易者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在爲母期伸其餘月以盡其哀與士虞記之中月而禫又別一義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鄭注言惡人薄於恩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嵩燾案注意訓患爲惡則將由夫三字語氣與下不相類荀子禮論作愚陋

邪淫之人王氏述聞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然而從之作然而縱之縱讀爲故縱之縱下文然而遂之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理之則爲禽獸矣羣居不亂言鳥獸自爲羣不相紊亂人而禽獸生理自亂禽獸亦不與羣人焉能與同羣哉極言以絕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

鄭注何以有降至於期也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高燾案至親以期斷若喪服爲祖父母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妻爲昆弟爲眾子爲昆弟之子皆至親也加隆則再期而爲父母三年殺則爲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喪服小記九月七

禮三十八

二

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則四時備矣隆殺之節以是爲之準故曰至親以期斷孔疏以注未盡經意而云至親以期斷明一時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專就除喪言之亦未盡

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鄭注焉猶然高燾案孔疏言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似於辭義爲不順王氏經傳釋詞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徵引甚備據淮南時則訓天子焉使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其注呂覽云焉猶於此僖公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云晉焉作轅田焉作州兵亦云晉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晉無公族焉墨子魯問篇公輸子

自魯南游楚馬始作舟戰之器親士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洛洛焉足以長生保國凡云焉皆通作於是緩言之曰於是急言之曰焉馬使倍猶言於是使倍期也焉使弗及猶言於是使弗及期也訓焉爲然於義未合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孔疏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以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嵩燾案三者並承上至親以期斷言天地人往復之幾以期爲之節也天有溫涼寒暑地有生長收藏人有舒慘啟閉歲之一周天行地運履端更始而人事之應以動者亦皆以復其常此喪服之所以因時爲隆降也疏於此析言之恐未合經意

禮記質疑卷三十九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深衣

鄭注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孔疏長衣以素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嵩燾案喪服記麻衣縗緣鄭注麻衣小功布深衣其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節風詩箋云麻衣深衣麻者布也深者所以爲衣之式也吉服自朝服以上及喪服之衰皆有裳無緣惟深衣有緣麻衣縗緣蓋喪服之深衣與吉服異緣者其間深衣之緣又各視其父母以爲純纁純青純素之別如下文所記具父母大父母及孤子之衣純是也深衣長衣隨事爲名玉藻長中繼

禮三十九

揜尺所謂長者卽深衣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唐風詩傳引以釋素衣朱襮之義是中衣亦有緣冕弁服之中衣上覆以裳深衣無裳其揜中衣以尺爲節故亦名長衣鄭注雜記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證之禮經實無其文雜記之云麻衣布衰則猶衰服也其云練冠長衣則猶練服也同爲深衣而衰服各別未宜執一以論之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孔疏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衽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凡布廣二

尺二寸以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六寸以益
下上二幅一尺二寸下二幅二尺四寸嵩素案續衽鉤邊與
玉藻衽當旁之文兩相備要縫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之文
互相成凡冕弁服衣及裳皆正幅而裳之前後幅不相屬故
衣兩旁皆有衽以下揜裳際鄭注玉藻衽屬衣垂而放之蓋
別爲一幅垂於衣之左右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以
揜裳際者是也說文衽衣衺也衺交衽也衣衺謂之衽則此
深衣之衽也於冕服謂之衿昭十一年左傳衣有衿杜注衿
領會言領相交會處也亦曰衿玉藻及此經之衿深衣之交
領也曲禮之衿兼言冕服衿衿字通冕服正幅衿下及帶說
文衿帶所結也謂帶所結處通名爲衿其左右兩衽自垂於

禮三十九

二

衣旁深衣無兩旁揜裳際之衽而前衺斜交以收合於右遂
通衺爲衽說文所謂交衽者是也續衽謂與裳相屬正以衽
者下揜裳際因據其以左揜右而名之衽廣韵鉤曲也鉤邊
謂衺斜交而曲下與冕服之正幅者異玉藻所謂衽當旁蓋
冕服由交領直下深衣曲下而收合於右當旁者當衣右之
一旁也案鄭注鉤邊若今曲裾蓋漢制衣衺相交處以一幅
布屬於後曰後裾又謂之向前曰曲裾若今之小衺
曲裾者曲抱向前鉤邊者
斜交向右似不當爲一類鉤邊肖其形當旁著其用故曰兩
相備續衽則衣裳相連短長之度以要爲準由要而上達之
領下屬之齊適得其半要縫半下據要言縫齊倍要據下齊
言蓋雖上下相屬而猶存衣裳之遺每幅中裁而縫合之要
縫得衣之半下齊之視要與要之視領相倍也故曰互相成

舊注似皆失之

又案鄭注喪服祭服朝服辟積無算顏師古漢書相如傳注
辟積猶今之幫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二尺二寸以孔疏
四寸爲縫準之前除交縫一尺二寸得五尺四寸後除交縫
二尺六寸得七尺二寸合計之得一丈二尺六寸故須辟積
之使與身相稱深衣無辟積而斜裁六幅之布削上而益下
齊下乃至廣一丈四尺四寸何以適體而便趨走乎詳玩注
意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蓋謂衣前後四幅得八
尺八寸除交縫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三分之減其一分得
四尺八寸以其一分益下齊得九尺六寸所謂縫齊倍要也
深衣所以異於冕弁服者惟其便也無衣裳之分故於上幅

禮三十九

三

削下下幅削上使足以固要而寬其下以爲容然九尺六寸
之齊下垂於地固非所以取便也疏乃以下闊一丈四尺四
寸爲說朱子深衣圖考因之而古制乃益茫然矣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鄭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
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嵩燾案臂上下各尺二寸與衣幅廣
二尺二寸者不相當反詘之義終不能明蓋人身由背脊至
肘者長於由肘至手袂縫別爲一幅與衣之正幅相屬而縫
合其左右各二寸

案袂緣屬之幅孔疏據純袂緣純邊廣各半之文遂謂袂幅二尺三寸半者誤

其長蓋三尺六寸以中人身臂計之長短不必適均而袂幅
各視其肘以爲節反屈之及肘併衣之正幅與袂幅通計以

所謂處及肘爲袂之長短也由肘而上達於背下及於指以當袂之適中處則下揜手有餘一以人身爲準而不強制其長短以爲一成之式所以取便也疏謂衣幅二尺二寸身者至肩尺一寸至臂又尺一寸是衣幅得覆及臂今又屬袂於衣故反謂其袂得及於肘誠然則袂幅與正幅有定制不當以反謂及肘定袂之長短矣鄭注嘗臂中爲節語自分明疏恐失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孔疏每幅分解爲二是十二幅也嵩燾案裳六幅而析爲十二於禮無徵凡裳通前後七幅而有辟積深衣無裳之可名聯合上下爲一故無辟

禮三十九

四

積而以六幅上殺之以益下又析六幅爲十二幅而仍以裳名之似失深衣之義下文明言完且弗費析六幅爲十二裁合參差幾同裋袂則非完也縫紆之功倍於冕服則非弗費也經云制十二幅自通衣言之而獨據其下之象裳者柝爲十二幅之制顛倒割裂勉強求合證之禮經無其文考之先王之典章亦無其義十二幅者衣前後各四幅上二幅通前後聯屬之左右袂爲二幅亦通前後相屬而自分陰陽凡前六幅象陽後六幅象陰陰陽十二律以應十有二月通深衣前後求之而陰陽十二月之義備焉曰制者明深衣上下通月正幅而稍縫之前後可見者凡十有二幅也自鄭注失其義而司馬文正公及朱子各仿其制爲之當時見爲詭異實

亦非古制也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嵩憲案說文袷衣無絮廣韵袷複衣一曰曲領也杜注左傳袷領之會也領之會處曰交領禮經多假袷爲袷會與合皆取相交義說文襪衣領衽衣袷袷交衽衽相交曰袷在領曰袷鄭注曲禮袷交領也注玉藻袷曲領也惟深衣有曲領玉藻之袷二寸正據深衣言之由領向右曲下曰曲領斜殺而屬之要曰鉤邊其曲處直折而下曲袷如矩專就折處爲言適當胸旁故曰抱方似不得爲方領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前後四幅適平裳之有辟積不能平也而裁爲一丈四尺四寸之齊其廣倍要幅旁曳而委於地何以云平用此知疏義之必不然也

純袷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注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二寸矣惟袷廣二寸嵩憲案玉藻袷二尺袷尺二寸緣廣寸半鄭注郊特牲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而唐風詩箋云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毛傳素衣朱襮領也亦云朱繡似朱爲領而加繡黼說文襮黼領也袷者交領袷二寸領亦二寸繡黼所以爲領緣也注云袷廣二寸專據領緣言之恐誤冕服無緣而有襮襮則中衣外見故中衣有緣深衣無襮襮之分自領以下皆有緣所以爲飾也證之禮經亦無表裏皆緣之文檀弓鹿裘衡長袷袷袷之

禮記質疑卷四十 賁大夫饋賓入門大夫再思賢講舍

大夫皆執鴈實人門大夫再思賢講舍

投壺命辯燕賓飲酒大夫皆執鴈實人門大夫再思賢講舍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注司射奉中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尚燾案

鄉射記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似射皆南面而

鄉射禮言設楅中庭南設中楅西當西序南東面則是中設

於西階下東面以射者西面故也投壺禮同於射而布武則

射廣而投壺狹故可設中階上鄭注奉之西階上北面專為

未以升階言之然下有授矢設中之文而不言壺所置處疑

壺正當階北面鄉射禮司射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司射

禮四十

賓黨也宜自西階主人自升阼階以授矢於賓投壺之親授

矢與射禮異鄭注據射禮為說非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孔疏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於是

賓主人皆來兩楹之間南面主人授矢於賓復歸阼階上北

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

尚燾案曰辟者記禮者之辭言所以般還為辟其拜也疏據

主曰字為賓主人之辭大射禮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實辟君

有命徹幕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

大夫皆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受凡於筵前公壹拜

送賓以几辟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者所以

爲禮也安得於此復有禮辭熊氏安生云曰辟者是贊者來解告主人及賓投壺禮簡實及主人自相授受尤不得有贊者之辭失之愈遠矣立說雖東莫以爲說去禮也一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立說一說爲二說三說四立說受詞

鄭注比投不拾也孔疏比頻也賓主投壺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而已頻投嵩燾案鄉射禮取弓矢拾鄭注拾更也下云三耦拾取矢言更取矢也又云既拾取乘矢言更取四矢也又云司射作拾取矢言司射復命之更取矢也大射禮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上射橫弓卻手自弓下取壺个下射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既拾取矢捆之兼挾乘矢是取矢亦各與其耦更取之儀禮云上射既發挾矢而后

禮四十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者上射既發挾弓矢而立而后下射射凡四發皆然士喪禮男女更踊謂之拾踊曲禮左右足更升謂之拾級下文拾投注亦云拾更也廣韻比並也韓詩外傳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言上下相比並比投謂賓主並投兩矢並發則中者與不中者不辨爲誰何之矢故不爲之釋算注云比投不拾也語極明曉疏乃以頻投釋之亦稍失注意矣此說出賓主對壺要更遞而此不

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鄭注馬勝算也孔疏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而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得二卽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嵩燾案下文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射者比三耦以三爲節投壺亦以三爲節
而通以賓黨主黨分左右每投四矢取其鈞也是以奇則曰
奇鈞則曰左右鈞四矢而有奇數則勝負見矣一投而釋一
算四投畢而立一馬釋算以行罰爵立馬以行慶爵明分二
事三馬旣立謂三耦具投而一行慶爵勝者在前負者在後
曰一馬從二馬一勝則立一馬二不勝則此一勝之馬退居
二馬之後不用以爲勝算所謂請慶多馬馬多者乃得行慶
爵也舉二馬而三馬可知矣鄭併馬與算爲一疏遂言取算
以爲馬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而云禮以三而
成似失經旨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禮四十

三

鄭注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疏謂前後樂節中
間疏數如一嵩燾案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鄉射
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奏騶虞以射大射禮命大師奏狸
首間若一奏狸首以射下竝云三耦卒射大夫眾賓繼射是
所謂歌五終三耦及眾耦相間皆取應樂節也似儀禮鄉飲
燕射皆有樂無以樂節疏數詔大師之文騶虞狸首采蘋采
檠皆所以爲射節每歌必五終而大射禮云奏狸首是專以
狸首爲節也因以詔之大師言每耦間射一以狸首爲節似
不得爲歌詩疏數之節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
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鄭注司射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於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嵩燾案鄭所引射禮之文此經下云正爵既行請立馬是每投畢一行罰爵而后立一馬與射禮稍異每耦八算實主各得四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如四投四人得四算曰二純一不入得三算曰二純一奇二不入得二算曰一純三不入得一算曰一奇勝者二算則司射告曰某賢於某一純勝者一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奇勝者三算則告曰某賢於某一純一奇各據一耦言之

案疏云若有奇數則曰奇數畢假令九數則曰九奇大誤

而行罰爵因爲勝者立一馬射禮先比三耦以次及眾耦卒

禮四十一

四

射而後視算故鄉射記曰箭籌八十蓋每射極之十耦左右各得二十純至十純則縮而委之而橫其餘純於下委其總數而比次其餘數以較勝負也卒射而飲不勝者而勝者之慶爵不行射之所以終於讓也投壺兼行慶罰因有立馬之又未宜據射禮釋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

鄭注馬各直其算言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嵩燾案馬各直其算謂賓及主人左右視算爲勝者立馬當所釋之算前以表識之也各者分左右言之注謂當釋算時據經文正爵既行請立馬知當在眾耦卒射之後

非釋算時也一勝而立一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多爲勝馬少爲負一馬從二馬負者亦從而慶之而不敢有爭心二馬自勝一馬不待併負者之一馬以自益勝者一負而不爲屈負者一勝而亦不相蒙何爲揜而有之以求多乎注云其一勝者併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非經義也

算多少視其坐

鄭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眾寡爲數也嵩燾案鄉射記箭籌八十舉成數而言鄭注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也而要以人數之多寡爲置算之數射禮算亦名籌別於矢也投壺籌算異物而籌亦名矢比於射也

毋幟毋敖

禮四十

五

鄭注幟敖慢也嵩燾案此戒侍立執事者偕立踰言皆以事言不應以敖慢爲戒偕立踰言亦卽是慢爾雅釋詁幟大也郭注引詩亂如此幟又云幟龐有也郭注引詩遂幟大東今詩作遂荒大東荒亦大也說文幟覆也亦不當爲慢疑幟當爲誑廣韻誑誘詞也

案方氏析疑幟當作幟音同而譌蓋投壺中者喧嘩以助勢幟聲並荒烏切義亦通

敖當爲噉荀子彊國篇百姓謹敖楊倬注喧也謹噉正

作謹敖皆戒其多言之意無幟者本無言而誘之使言無敖者揚其聲言之近於囂也毋踰言越位而與人言投壺習禮冠士使者童子並當在弟子之列左右執事惟戒其囂故身容一而言容三於此不得有敖慢之戒

鼓半魯鼓半鼙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孔疏每一圓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圓點則
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嵩燾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
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南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
東鄭注鼙小鼓先擊小後擊大朔始也應鼙應朔鼙也是先
擊者西鼙也其連擊者西鼙始而應鼓應之其收聲亦必以
應鼙鼓亦東西相應此當通大射禮求之案儀禮鄉射大射
日不鼓不釋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鼓即樂節也鄭於
大射禮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即此魯鼓辭鼓之辨
投壺之鼓
半射節

禮四十



禮記質疑卷四十終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儒行

衣逢掖之衣

鄭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孔疏大夫以上侈袂朝祭之服不禪庶人禪今孔子禪與庶人同袂大與庶人異嵩燾案王氏肅謂逢掖之衣卽深衣其說確不可易疏云大夫侈袂鄭注周禮司服之文據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鄭注弁絰弔服袂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因是据爲大夫之侈袂似於禮無徵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鄭注衣二尺二寸所謂袂中也通言衣制竝無

禮四十一

大夫士之分士喪禮禭者以裙則必有裳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裙衣褶衾又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蓋惟斂衣爲然朝祭之服無明文玉藻纁爲繭纁爲袍禪爲絢帛爲裙深衣之制有是四者亦不必庶人皆禪而餘否也逢掖卽深衣之袂圍應規鄭注所謂胡下是也逢縫字通逢其當掖處則袂侈雜記之云侈袂亦猶是也似不當專以大袂禪衣爲訓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鄭注如慢如僞言之不幅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疏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

不急切行大事時形貌似有畏懼行小事時如有慙愧嵩壽案難進易退如孟子之言進以禮退以義則此之云動作兼出處辭受言之大讓小讓大則小則對待爲文說文則等畫物也謂定其等差爲界畫玉篇則法也凡制度品式皆曰則此云如威如愧正據品式言之大讓辭而不受意若慢之小讓辭而后受若僞飾然此言辭受之節也大則品式尊嚴無敢褻視者故如威小則小心抑畏若有所怍而不敢承故如愧此言出處之節也鄭注兼釋之疏遂分大物小物大事小事爲言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

鄭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嵩壽案注意迂回張子云難者恭

禮四十一

慎也語較明直王氏述聞難讀爲難說文難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煠小雅楚茨篇我孔煠矣毛傳煠敬也爾雅同煠難聲相近故字相通其實難字亦自具戒慎意商書其難其慎論語爲之難皆言勉強自檢飭莊敬而勉強自持所謂齊難也下文言必信行必中正兩必字亦卽董子勉強學問勉強行道之義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鄭注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嵩壽案注意非也經言備豫有如此者祇是隨遇而安意此身綽然有以自處所厯之地不足以累之所謂備豫也不爭言不與天地陰陽爭一身之休咎地有險易地之常也山行乘櫟泥行乘楫順其

常而已天有寒暑天之常也冬日夜裘夏日衣葛順其常而已推極人事之萬變一以常應之險夷豐悴無與於心而何爭焉二語深雋猶周秦諸子之寓言也疏據以爲與人爭恐失之

其近人有如此者

孔疏其親近於人如此嵩燾案君子之近人非求與人近也近人承上易祿言伊尹之樂道是難得也子思之標使是難畜也難得者出處之大節難畜者辭受之大閑君子於此可謂遠人矣而先勞後祿實與人以可近所實所祈與其所謂富者一求之己而無所資於人已與人兩無歉故近人流言不極

禮四十一

三

鄭注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嵩燾案淮南精神訓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誘注極急也謂急求之意流言不極者流言加於其身不急求其故也所從出在人不急求其故則所以致流言者亦不一置念祇是強忍之意呂氏大臨言儒行之文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此所謂特立尤近於戰國游俠之爲非儒者之言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孔疏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嵩燾案所如詩之獻于公所謂所處之地也言有忠信之德禮義之行而將之以仁義無所處而不宜不更其所卽素患難行乎患難意但能邦無道免於刑戮於暴政何歎焉諸葛公曰此中足士

大夫遨遊何必故鄉所以自立在己而已雖有暴政不足以攬其心疏云不改其志操者非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鄭注起居猶舉事動作孔疏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終能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嵩燾案經言身可危志不可奪舉事動作屬之身者疏謂行事能伸己之志謀恐非鄭意伊川當崇甯時追取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朱子當慶元時有偽學之禁而其後卒爲百世楷則可謂能伸其志者志立於不可奪而事不必其集謀不期於成積久而其志業終顯著於天下此節如程子朱子足以當之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五合

禮四十一

四

鄭注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孔疏見人忠信則美之見人和柔則法之嵩燾案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是行已大段工夫慕賢容眾毀方瓦合是接人大段工夫忠信蘊之心者優游從容有餘之意是發之外者法謂一身之法度慕賢容眾所以待人主存心言毀方瓦合所以處人主臨事言瓦之體方而用員其圭角四出者非瓦之所以爲用也以其員爲用而受眾瓦與之比合以成覆屋之功其相比合至密且周矣而各自相體不相膠結故曰瓦合毀者除也言瓦本方而用以覆屋以上承棟而下極於甍無有罅漏之存則惟其用之員而其方者自在而固不以爲用故曰毀方舊注似皆

失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

鄭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
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
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嵩燾案注意極害道孟子所謂
穿窬之類也漢世儒者於此尙少析義之功澡身浴德君子
以洗心退藏於密而尤悔不生孟子固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此言儒者之任自飭其躬而不相獎以言陳言而伏謂自隱
藏其事君也於其事之未形靜而正之昭德塞違納之軌物
之中而使不自知於其事之已著略而舉之談言微中不迫

禮四十一

五

爲之程而使之自悟守約而施博言近而指遠斯惟有德者
能之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鄭注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
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
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嵩燾案鄭注
非也儒者之言行惟務其實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謂不援引傳會以成其說世治君相皆賢其志可以行焉而
一出之詳審無喜事立功之心世亂其志不行而確然有以
內信於心而不自疑沮此皆儒者守道之義

博學以知服

鄭注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謂知服畏先代賢人嵩燾案說文服用也廣韻服用也行也習也國風寤寐思服鄭箋服事也大雅昭哉嗣服毛傳服事也言博學以知所當行之事博學則聞見廣義理明其於身之所服習必有以知其方矣似不爲畏服之義

雖分國如錙銖

鄭注八兩曰錙嵩燾案說文錙六銖也風俗通六銖爲錙倍錘則錙倍錙則兩韻會八銖曰錙錙銖二字相連言輕微也楊倞注荀子八兩曰錙高誘注淮南子六兩曰錙玉篇亦云八兩爲錙皆沿鄭說似當以從說文爲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禮四十一

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充或爲統嵩燾案隕者穫之反充者詘之反二字異義猶得失損益之分富貴貧賤皆外至者也於已無與忽而貧賤焉而吾自若也忽而富貴焉而吾自若也無加損於其心以此見富貴之驕人與貧賤者之驕人皆失也隕穫充詘皆言憂喜失常意當分兩義釋之案凡處貧賤戚焉而已凡處富貴驕焉而已惟富貴貧賤之交眈於心與其驟至於此變易其常度而不自知隕穫充詘忽喜忽懼由其心之榮惑無主也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大學

大學之道

孔疏鄭目錄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嵩燾案大學二字始見大戴禮保傅篇尚書大傳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戴記亦多言大學之義易傳太初篇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古之教者必於學自天子諸侯及大夫元士之子皆有入學之儀而王制言天子曰辟雍祭義又言天子設四學陸氏佃云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辟雍最居中總名曰大學學記言大學之

禮四十二

教具其事也

案學記言學樂學詩學禮以王制禮在瞽宗言書在上庠之文推之詩禮三者皆當異學

大學之法詳其義也而入學以至小成大成推及於化民成俗乃謂之大學之道道者所以行也推大學之精義於明明德親民二者以發明聖人立學之原人才之所以成風俗之所以厚一本之於學於篇首揭之曰大學之道明乎始終條理之畢具於是也鄭注博學可以為政亦淺之乎論學矣

在止於至善

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嵩燾案聖人之學成己成物而已而功莫大於成物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物之未遂其生一人之未復其性聖人有弗安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大學之道兼成己成

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無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常疑朱子言三綱領所謂止至善者虛爲之名而無其實孔疏於此直據爲三事意當謂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爲綱而此二者又必止於至善三言在者聖人立學之旨歸不越是也庶爲得之

致知在格物

鄭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嵩燾案鄭意似以致知爲前一層事物隨感而來乃所以爲知之至說文格木長也段氏注云引申之長必有所至故釋詁曰格至也尙書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格于皇天格于上

禮四十二

二

帝是也此接於彼曰至彼接於此曰來尙書格爾眾庶格爾眾是也說文至部云上去而至下來也至與來同訓故鄭注於此云格來也來至均有止意故廋閣亦謂之格格者限也物有所限而遂止也大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與事自別意心身家國天下物也誠正修齊治平事也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爲物其義皆有所極其行之也皆有其程格者窮極其所以然推類至義之盡而仍不踰其則朱子章句精矣而訓物爲事猶循鄭注終有未協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孔疏其所薄者厚謂己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嵩燾案經旨竝

無報施之義厚薄字又從木末字上推進一步本所重也故曰厚末所輕也故曰薄其本既厚而後推而放之合內外之道以措之宜而其末之宜薄者亦同歸於厚所厚者身也所薄者一身之推也其云薄云厚則功用之所暨而效之所由成也祇是申足上意無推及報施之說疏恐失之

湯之盤銘曰

孔疏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嵩燾案說文槃承槃也內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特性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蓋凡盥以匱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承槃盥器日必用之說文沐濯髮也浴灑身也濯髮灑身不必日日爲之內則五日燿湯請浴三日具沐三日五日則其功亦有間矣似與銘辭之言

禮四十二

三

日新者無當知此必爲盥槃非沐浴之盤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鄭注之適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嵩燾案鄭意觀人以喻諸己孔疏又推言眾人亦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於我疑此爲修身齊家之事向內一層工夫已自檢點入細至此而喜怒哀樂之發與家人相爲交接而偏私稍介乎儀容驕逸或形於動靜必有窺乎其微而知其身之動未適於道者多也大學自正心而後皆就情之發用處言之情者人與人所以相接之機

也。由一身而推之天下好惡盡之矣。一家之近隨處感發有不能盡之於好惡者。是以體之愈密而察之愈微。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皆其所以施之人者也。而以一身謹其機。鄭注借人喻己於修身齊家之義。相去恐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孔疏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嵩燾案好惡卽承上能愛人能惡人言之。明用入之道一準諸天下之公義。凡公好公惡之顯見於天下者。君子不敢私焉。所謂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其公也。人者極乎天下之詞也。孟子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是也。疏失之泥。

禮四十二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孔疏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嵩燾案此章發端言絜矩之道。絜之以好惡而已。好惡極之天下。惟用人理財二者足以盡之。此大道字與上絜矩之道緊相呼應。其中三言得失微分三段結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結上好惡之義。好惡者通詞也。得失之機繫於君心之好惡。此所以爲絜矩之道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結上理財之義。此云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結上用人之義。而忠信驕泰字又實爲全章之總結。言此絜矩之道。非徒絜之以好惡也。必有忠信之實以行之。忠信者道之所以行也。疏云孝悌仁義。

由行忠信以得之別出孝悌仁義字若與此章大旨全不相涉而其所謂忠信者又若別爲一事朱子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二語何等精透漢儒之言義理安從望見其肩項哉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注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孔疏又爲人君作譬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嵩壽案鄭意以府庫財與上仁義並舉爲不類故假譬以明之而經意歸重用入理財二者惟仁義而後能有其財也集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成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三語相承而下至爲明晰

案鄭注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下字統臣民而言鄭

禮四十二

五

專以屬之臣亦誤說文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府謂寶藏貨財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曲禮六府同曰府而水土器貨所司不同月令五庫同曰庫而金鐵皮革所貯亦不同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理財之官而掌庫無聞是分言之則府庫異用專言之則府庫通爲貨賄出入之司也

畜馬乘

鄭注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孔疏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嵩壽案說文駟一乘也周禮校人注鄭司農云四匹曰乘爲疏所本疑此云馬乘以車乘言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孔疏衷中也駟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許春毛萇

皆云天子之大夫得駕四諸侯大夫惟駕二無四哀公二十七年陳成子設乘車兩馬杜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知此馬乘當爲車馬疏云乘四馬者非也

又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方十里也坊記疏引司馬法四邑爲邱出馬一匹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而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鄭注小司徒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又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三十家馬一匹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易訟卦

禮四十二

六

其邑人三百戶正義引鄭注小國下大夫之制論語駢邑三百鄭注云此齊下大夫之制以此準之則下大夫采地一成者得有馬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百乘當得采地百里采地之至大者鄭注以畜馬乘爲初試爲大夫百乘之家爲有采地似與古制不合

伐冰之家

鄭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嵩燾案士喪禮賜冰用夷槃可也是士喪亦得賜冰左傳昭四年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是用冰亦不專主喪祭伐冰之家似謂大夫以上得自藏冰而伐之

申豐所謂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皆用冰一國之大用冰者多矣或不必要盡頒之君也

彼爲善之

鄭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嵩燾案鄭意上下兩善字皆據君身言之疑此所云善者卽上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二語切實歸宿處所謂亡國之君自賢其臣是也彼誠信小人之爲善而後使爲國家其好惡固有蔽焉而因不勝其私念之動而從而善之菑害旣至而猶不悟利之所趨天下貿貿焉莫能言其故雖有善者周旋其間何救於危亡哉朱子論語集注彼哉者外之之詞彼其所謂善者誠不善也而

禮四十二

七

於此疑上下有關文亦恐誤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冠義

醮於客位

鄭注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孔疏周禮適子以醮禮之庶子以酒醮之周時或有舊俗雖適子亦用酒醮之則因而行嵩燾案說文醮冠娶禮祭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疑醮者冠娶之通名致敬用醮則曰醮醮亦無酬酢也士昏禮舅姑醮婦而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亦醮與醮同義段注說文疑古本作醮冠娶禮也一曰祭也引宋玉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為醮祀之始見醮有以尊臨卑之義故以施之

禮四十三

一

諸神其實古者薦必有祭士冠禮祭脯醢祭醴祭酒亦可名禮祭故知醮者冠娶之通禮也許味儀禮不醮則醮之文似醮禮隆而物簡醮禮約而物豐醴側尊一甌醮兩甌醴用解醮用爵醴薦脯醢醮則再醮兩豆兩籩三醮有乾肉折俎醴無牲醮加特豚有鼎有俎醴有祝辭有醴辭醮則始加卽薦脯醢但有醮辭就事求之醴有主人有饗賓之文而醮無之似儀禮之云醴者醮禮之加隆者也惟適子之冠以之玩下孤子庶子二義皆當用醮經不明著其例者父不在而諸父諸兄主之皆醮也故不言主人

案下云冠者母不在使人受脯知此之無主人亦謂父不在者

儀禮析言之而備載醴與醮之辭知用醴之尤為盛禮也周尚文而又以物簡儀繁為加隆要之冠禮之名醮所從

來固遠也用禮用酒各有宜也

見於母母拜之

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从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嵩燾案呂氏大臨云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婦人有從子之義當其冠也申斯須之敬以明從子之義未害乎母之尊也義疏引士冠禮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昏禮婿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蓋禮無不答燕禮君之於臣昏禮舅姑之於婦饋食禮尸之於主人主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致疑於此其說至允下文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必用士相見禮再拜送贄

禮四十三

二

凡云見已包拜字在內見於母見於兄弟皆拜也母與兄弟拜之者答拜也凡儀禮言兄弟皆兼伯叔而言與言兄弟不同伯叔兄弟皆答拜也婦人之拜肅拜而已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鄭司農周禮注肅拜但俯下首若今揖也凡經云拜者皆通言之如拜迎拜送蓋有拜有揖而皆謂之拜其坐皆膝著席離席而立曰立不離席曰起起而俯首曰拜大祝所謂空首是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拜受其脯也皆肅拜若今揖孔疏執唐禮以求合於古故爲失之

元冠元端

鄭注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嵩燾案士冠禮筮于席門主人

朝服元冠緇帶素縵而敘皮弁服素積緇帶素縵元端服緇帶爵緇鄭注玉藻朝服元冠元端素裳是朝服元冠元端惟素裳異耳士冠禮主人及賓及擯者皆元端元端蓋士之通服其禮服則有爵弁始冠者之服從士之未仕者不能服弁惟元端常服而已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鄭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恐誤冠禮三加而服爵弁先以禮服榮之乃易士之常服以成人見謂甫成人其時本未列於朝士抑不知所謂朝服者果何服也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孔疏諸侯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是天子當冠於始祖廟

禮四十三

三

嵩燾案鄭注士冠禮廟謂禰廟先祖於廟言之蓋通稱也古人行禮皆於廟凡賓客之事於太廟太廟者正室也非賓客之事於禰廟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於廟而聘禮命使者朝服釋幣於禰反釋幣於門至於禰薦脯醢明非食饗皆於禰王制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禰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言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凡卜於禰諸侯之子昏禮亦告於禰皆其例也據此冠禮正當於禰廟行之禰廟亦通辭也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昏義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孔疏婿北面奠雁再拜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
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婿親受之於父母也嵩燾案
疏意主女之父母言之是時婿已出而女之父母自誠其女
不得言婿親受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
事命者父也而兼母言之所以繼父母之事也經於昏義
詳婿之受昏以爲正家之本而不詳誠女之文承命以迎升
堂奠雁行之女家者一以父母之命臨之文氣緊相關合孔

禮四十四

疏誤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
而后君臣有正

鄭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嵩燾案鄭氏此注似近
迂曲夫婦有義非徒親之而已必有所事與朝夕奉事舅姑
之儀知其爲義之所必盡則子所以事其父者益得所助而
父子益親資於事父以事君則君臣之義正矣端本於一家
而取則於天下可以由閨門之內達之朝廷和順成則家庭
有法度禮儀肅則朝廷有紀綱事相豫而道實相成也

厥明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

鄭注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察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嵩燾案

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卒食婦餽姑之饌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酌之是婦饋而舅姑卒食婦又餽姑之餘無因接行饗婦之禮儀禮舅姑饗婦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其文甚略而後云歸婦俎鄭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以特豚饋舅姑饗婦亦以特豚皆特殺是饋與饗自宜異日而於昏義發之以補儀禮之未備鄭據以爲大夫禮非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教成祭之

鄭注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嵩燾案士昏禮親迎至於廟門入升再拜奠雁是女嫁必於廟義疏公宮謂君之宮廟準

禮四十四

二

此而言則士昏婦人亦當教於禰廟三月鄭注祭之祭其所出之祖孔疏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廟五服之親統於四世之廟親親之義也所出之廟已毀則各教於其宗室承毀廟爲文所謂宗室者小宗四世之廟室也宗子之爲大夫者統之士則於禰廟小宗四世無廟則於大宗之廟室臨之以祖嚴其事也教成謂遣嫁時祭於所出之廟以告事也鄭注君使有司告於宗子之家四廟之親盡則其所謂宗子之家與君爲疏屬何取乎君之告之至謂祖廟毀爲壇而告則經明言教成祭之爲教於所出之廟而後有祭女嫁而爲壇以告於遠祖於義無取於禮尤

無徵矣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注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嵩燾案周禮六官皆卿而兼上大夫而自周初三公皆六卿兼官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三公之佐猶太宰之有小宰大司徒以下之有小司徒故方氏慤以爲九卿兼三公數之然周禮司服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元冕鄭司農注典命公之孤云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是孤亦卿職也六官之職始備於周其三公以下或兼官不必備設亦如九嬪世婦之以兼職爲名說見曲禮記禮者取以三相函之義約略爲之辭正不宜以名數限之鄭注疑爲夏制者非也

禮四十四

三

禮記質疑卷四十五

忠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鄉飲酒義

案孔疏以鄉飲酒有四事一三年賓興賢能二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飲酒四黨正蜡祭飲酒竝據周禮爲說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於禮無徵鄭氏謂記鄉大夫飲賓於序之禮則飲國中賢者鄉飲酒之正文也鄭注儀禮又以鄉飲酒專屬之大比賓賢據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儀禮分鄉飲鄉射爲二蓋射必飲而鄉飲不必盡射燕禮者諸侯通行之禮則鄉飲酒亦卿大夫通行之禮也古者禮不下庶人惟臘祭及鄉

禮四十五

一

飲酒通行之庶人州長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黨正春秋祭禘索鬼神飲酒於序以正爵位其禮近之而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賓賢因舉鄉射之禮州長黨正亦皆以大比贊鄉大夫廢興則是鄉飲酒之禮宜行於鄉養老賓賢皆寓其中周禮於鄉大夫不言歲時春秋明非歲時常禮也賓介二者必以賢其餘眾賓各以齒序故曰鄉飲酒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義云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朝廷禮重故曰尊鄉飲以禮屬民而教之讓故曰和王制詳養老之禮曰國老曰庶老孔疏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其云養庶老於虞庠天子所以養老也而其禮通行之鄉鄉大夫主之兼取正齒位賓賢二者之義而以禮屬民使觀之謂之鄉飲

酒者獻賢能之書於王鄉大夫所有事也疏竝州長黨正之屬民而析爲四事反使本義不明其卿大夫以下之燕禮專主一人爲賓亦此義方氏析疑引尹吉甫飲御諸友而有張仲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而以堵父爲客是也禮之通及士庶人者惟此聖人固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又案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鄭注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下云大詢於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以致於朝疑此眾寡字卽據所與之賢能言之與下帥其鄉之眾寡同義所與之賢或少至一人或多至數人皆以禮賓之而以其有德而長者爲賓餘爲眾賓如詢眾庶則或從或違能與議者鄉或數人或十餘人皆可以眾寡概之非盡帥其愚無知之鄉人以致於朝也知此所云眾寡必不虛屬之鄉人矣

禮四十五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鄭注道指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君子謂卿大夫士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嵩壽案王氏經義述聞以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作一句讀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皆此文義王氏之說確不可易道兼道路引道二義馬融注論語道謂爲之政教玉篇廣韻竝云理也言合鄉之人士君子理治之王氏獨謂士君子爲士大夫賓介士主人大夫大夫謂之君

子則猶承鄭注言之經云鄉人者通辭也其與於鄉飲之禮者士也君子美稱所以引而進之玩此兩節文義亦見鄉飲爲鄉人士通行之禮周禮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大夫鄭注一以鄉人士概之而又通卿大夫謂之君子似此禮全與鄉人無涉恐未然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鄭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蒿壽案此經下文四面之坐象四時似此天地陰陽之象皆以坐次言之天極於西北故坐賓於西北以尊賓地極於東南故主人坐以自卑而上承賓猶地之承乎天也陰陽者日月之精之所統攝月生於西二十七日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而與日會故以月

禮四十五

三

統日以介象月尊介也日出於東其光當月則月明背月則月暗僎者佐主人以承賓者也故象日云陰陽者又賓主之義也析言之則象天地陰陽合言之則象四時也又案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其注鄉飲酒禮遵者降席云今文遵爲僎蓋以儀禮有賓主人介眾賓之席而無僎者之席其後徹俎賓降席主人降席介降席遵者降席相連爲文因以遵當僎玉篇廣韻沿鄭氏之說兼收子倫切一音竟謂遵僎同字據儀禮之文推之殆未然也儀禮賓若有遵者一人舉觶乃入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明謂賓屬一人舉觶在獻眾賓之後酬酢之事畢矣鄉射禮遵者入門左主人獻遵者酌主人皆如賓禮入門左者賓屬也一人舉觶之後爲遵者

獻以申其敬其必非輔主人之僕一也席於賓東則猶在戶西也眾賓席於賓西而遵者席於賓東所以尊之鄉射禮遵者酢主人畢主人復阼階遵者降立於賓南鄭注於此云雖遵不奪人之正禮其必非輔主人之僕二也鄉飲禮記樂作大夫不入所謂大夫卽遵者也樂作而行旅酬無以申遵者之敬故遂不入其必非輔主人之僕三也說文僕具也具其直也鄉飲禮獻賓及介及眾賓及酬賓皆主人僕無與焉謂之僕者俱具以將事豈可以賓之遵者當之鄉飲禮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者不一人此云一相卽僕者也鄉飲酒禮有贊者有弟子鄭注鄉飲記贊者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疑此弟子之事非贊者之事贊者兼僕言之一人揚解

禮四十五

四

二人揚觶皆贊者也鄉飲義謂之僕鄉飲鄉射禮謂之相大射禮謂之擯皆此贊者之稱主人獻賓獻介獻眾賓畢而後一人舉觶於賓一人當卽前之一相因遂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乃使二人舉觶於賓介一人舉觶與介對文二人舉觶與眾賓對文則此舉觶之一人卽相也卽鄉飲義之所謂僕也儀禮不著僕者之位蓋僕位東北旣爲司正則從賓於西階無常位也鄉飲義坐僕於東北原其始也而鄉飲記明言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則亦坐僕東北之意主人獻工而不獻僕僕者所以輔主人不待獻記所謂贊者不與無算僞然後與明獻酢之儀不及僕也而自一人舉觶以後僕者之儀特繁是以有釋服息司正之文鄉飲有僕介燕射有擯

介燕及大射禮擯者爲司正鄉飲鄉射禮作相爲正司知相
卽僎無疑儀禮未明著其文而詳其儀特備鄭注以賓若有
遵者當之證之儀禮而固不可通矣

案明制鄉飲酒禮以大
夫致仕者一人爲僎卽

儀禮所謂賓之遵者殊失
禮經本義由承鄭注而誤

三賓象三光也

鄭注三光三大辰也孔疏引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
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早晚天
下取以爲正三賓眾賓也嵩壽案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三
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主人洗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
者三人眾賓獻則不拜而鄉飲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
賓禮是眾賓辭洗者一人拜受者三人餘俱不拜獻安得據

禮四十五

五

眾賓之長拜受者三人以當三賓之數乎主人獻賓及介酬
酢畢介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拜眾賓疑眾賓之席皆東面
北上當介席之北而稍後主人獻眾賓介遂立於賓南鄉射
禮賓席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而鄉射記云西序之席
北上則或眾賓席多因繼賓席而屬於西而遂據鄉射之文
謂眾賓三人皆席於賓西南面恐未然也三賓者賓也介也
眾賓也賓介各一人以象日月眾賓不言數以象星自介與
僎言之以東西相向而象日月自賓言之則月與星受光於
日者也介與眾賓皆屬於賓以象三光義各有取不相蒙也
賓者正也介者輔也又設眾賓以與賓介參立乎其間故下
云參之以三光鄭注以三賓當眾賓而避賓介以三辰當三

光而避日月恐竝失之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孔疏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月三日乃生魄嵩壽案朱子語類書稱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稱既生魄謂十六日月始闕時也孔疏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生魄何相戾之甚陸氏佃云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讓之事也義疏亦取其說然經言成魄非言生魄月晦而死魄月望而生魄以見與不見爲生死死魄則竝月之魄而亦無能名焉至三日明生而魄始成成魄則明生明所

禮四十五

六

以爲月之用而魄其體也升堂奠爵而後行禮始升之三讓非所以行禮而亦禮之體也成魄者正承旁死魄爲言必至三日明生而後魄成也於望後之義無取記禮者以三日而後明生三讓而後禮行爲說略舉其義言之孔疏分二日三日爲生明之徵亦恐泥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疏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嵩壽案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先儒據以釋鄉飲禮謂主人西面然射禮無介則亦不立僎故席賓南面以尊賓而主人自處西面之常位

案此經下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是賓正席介席當賓西東鄉眾賓以次皆東鄉四面之坐亦略言之如疏所云全與經悟矣鄉飲禮以

主人當賓以僎當介而於此發其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是主人之席當北面而鄉飲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席仍西面此經所謂主人必居東方是也蓋僎立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司正傳主人之命洗觶實觶奠觶皆有事焉無復位之文故主人常正西面之位以承乎賓四面之坐亦約略爲之辭耳下云坐賓西北坐介西南坐主人東南坐僎東北蓋據方位所在言之孔疏卽以爲坐位於是四面之坐皆側席相向明世定鄉飲酒禮因之而承誤至今矣

五十者立

孔疏五十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鄉飲酒禮眾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五十者二豆而已嵩壽案鄉飲記立者東面

禮四十五

七

北上若有北面者東上正據五十以下立者言之其有北面者東上地或不能容則屬之南而北面也五十杖於鄉亦在老者之列而不得列於賓而立之堂下下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蓋尊老者自六十始也鄉飲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五十立者當同此禮立者無席安得有二豆之設孔疏之言未詳所據

笙入三終 閒歌三終

案鄉飲禮笙入三終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於六笙詩並云今亡其義未聞詩小序華黍由儀後並云有其義而

亡其辭鄭箋以爲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
詩亡而義猶在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正義所云有
其義而亡其辭一語爲毛氏著之也劉氏徹謂亡本爲無非
亡逸之亡也鄉飲酒言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言奏南陔白
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朱子詩
傳因之郝氏敬又據鄉射禮奏騶虞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
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皆有詩而亦言奏陳氏
啟源云聲者樂也辭者詩也有聲無辭不當列之雅南陔等
名篇當有取義朱子引投壺魯鼓薛鼓爲證魯鼓薛鼓無辭
故冠之以國而不立篇名則但據以爲笙譜亦恐未然也疑
笙詩當別有譜具列之簡中周衰失其傳遂竝詩亡之耳

漢案

禮四十五

八

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語
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當爲古樂譜之遺

合樂三終

案孔疏合樂三終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工歌關雎則笙鶴
巢歌葛覃則笙采蘋歌卷耳則笙采蘋賈公彥儀禮疏云堂
上有歌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堂上歌關雎堂下亦奏關雎
堂上歌鵲巢堂下亦奏鵲巢萬氏充宗云如孔疏則三終是
矣而關雎鵲巢諸詩文辭有多寡音節有短長何以能合如
賈疏則合樂是矣而六詩當爲六終因謂周南召南惟其所
用不必同時竝奏然如萬氏之說則經當如射禮記所云歌
騶虞若采蘋之例不當以合樂兼周南召南言之近林氏喬
蔭據射禮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云終者樂之一成凡云

三終者每次各爲三闋不必一篇爲一終據大射禮歌鹿鳴
管新宮竝云三終是一詩而三終也林氏之說得之然儀禮
自云合樂三終則關雎鵲巢合而歌之自屬正解

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孔疏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立三卿耑壽案三卿者政之所
從出也鄉飲酒禮賓介眾賓與有事焉三卿有上卿次卿下
卿之等三賓亦猶是也鄉飲禮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
受者三人主人拜送眾賓獻則不拜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是凡獻眾賓必於其席賓拜受則主人亦拜送禮成乎三眾
賓拜受者三人明其餘不拜以示節也主人之於眾賓禮殺
矣拜受者三人以其長爲之非義所繫也故鄉飲禮賓介皆
使能眾賓拜受者三人以長不使能禮簡也安得於眾賓中
別立三賓之名鄉飲義之言三賓爲之立名以示等也曰賓
曰介曰眾賓亦如三卿之有其等也

禮四十五

九

射義

案孔疏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

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

者燕禮非息燕之謂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又云大射在

廟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長樂陳氏又衍之云飲於鄉有鄉射

會於州有州射聘禮有聘射習武有武射行軍有軍射據周

禮大司樂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太師大射帥誓而歌射節射

人王大射以狸步張三侯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

禮四十六

共射樞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車僕大射共三乏

是周禮但有大射燕射二者之分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笙師凡祭祀

饗射共其鐘笙之樂鋪師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典庸

器設筮簋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儀禮鄉射大射皆有賓則所

云賓射者自兼大射燕射言之大宗伯所謂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大射燕射皆可云賓射澤宮之射則司弓矢所云

澤共射樞質之弓矢是也就儀禮之文求之燕禮云若射則

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禮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

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燕

射以燕為主大射以射為主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

設舖依依前南鄉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天子與畿內諸侯行射禮爲大射諸侯來朝者亦與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諸侯與其臣行射禮下及卿大夫通名大射儀禮所記卽諸侯之禮也而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於鄉射兼記天子諸侯射禮則燕射之禮也卿大夫以下之射屬之於鄉別於在朝之燕射耳大射燕射皆立賓比耦故通謂之賓射鄭氏目錄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語最明晰而其中又有選士之射將祭澤宮

禮四十六

二

之射蓋皆推廣言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則亦鄉射之禮也又案鄭注周禮大射爲祭祀射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其注大射禮亦云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卽據射義爲說而於周禮儀禮之文無一合者先儒因據王制習射上功以當大射王制明言命卿言耆老皆朝於庠蓋謂鄉射也以當大射誤矣詳考儀禮周禮之文但有大射燕射二事諸侯相朝之射若聘射皆於燕行之途謂之燕射卿大夫以下則謂之鄉射其貢士之射與澤宮選士之射不列大射燕射之中記禮者推廣言之鄭氏以當大射而禮經之文扞格不能通者多矣又案儀禮燕禮及大射禮命賓及獻酢樂作射乃立司正其

事竝同。而燕禮云君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飲之禮所異者燕有射有不射因燕而射遂名燕射其燕禮之樂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大射歌鹿鳴管新宮樂又從簡蓋田呂氏直云諸侯之射必先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於儀禮之文未合周禮明分大射燕射兩事豈能合而一之據周禮大行人有饗禮有食禮而無燕禮掌客兼言饗食燕而司儀云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則燕於禮爲簡也故曰燕以示慈惠聘禮公食大夫禮皆言及廟門而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聘禮之禮賓卽饗禮也而後總言之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以此推之燕射於寢大射當於廟卿大夫之射皆在學鄉射記云惟君有

禮四十六

三

射於國中其餘否鄉射在鄉之學故不於國中射也大射者

天子諸侯之禮孔疏云卿大夫皆具三射亦誤

案大射禮宰夫爲主人獻

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不及士而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又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是諸侯大射之禮士皆與也其卿大夫自爲射但名鄉射而不得謂之大射也

又案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此求之可以知聖人重射之義矣人

生八年入學而有少儀弟子職諸篇約束其言動步趨之節

使無敢少肆及其入太學所以調其心性習其儀容者一以

禮樂之文詔之於是乎相習爲柔順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積靡而不復能自強聖人乃急道之於射使漸習乎禮樂之

中以強其志氣練其筋骨悉天下之人皆有所恃以爲禦侮

捍患之資而要依於禮樂以爲節充實光輝自然有以勝天下之用所以通祭祀燕饗而皆有事於射使相與盡志於是而不能爲恥此聖人所以振厲人心之大用也主皮者射中之一事論語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聖人有感於當時之專以力相尙而爲之辭先儒據以爲射之本義者非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鄭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選但旣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嵩燾案疏申鄭義非也詳味射義之文自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以上通言大射燕射及卿大夫鄉射

禮四十六

四

之義爲射義一篇之正文以下皆推廣言之云古者蓋言射之事自古爲尙所從來遠也據尙書侯以明之孔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下云書用識哉謂著之竹帛以識其善惡卽周禮書其德行道藝之意是以射分別善惡而書之其法自唐虞時已然王制習射尙功猶其遺意記者追溯三代之前選士之法一主於射而兩引古者以明之非但謂周禮然也孔疏據以爲成法而申論其義恐非經旨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鄭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疏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嵩燾案疏引尙書大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畢正與射義之文合蓋謂諸侯貢士得其當則天子有慶不當則天子有讓與於祭不與於祭者所貢之士有慶有讓者貢士之君也射者射爲諸侯又據諸侯言之下文明分兩項與此互相發明兩引古者通言射之重如此而引申其義以明之孔疏據爲大射誤

四正具舉

鄭注四正正爵四行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嵩燾案儀禮大射燕射並宰夫爲主人其行爵有獻

禮四十六

五

有酢有酬無專以獻爲正爵之文夫射獻士在射後燕射獻士在射前其儀又各別此詩言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實兼士言之而獻止於大夫不當據此爲義近林氏喬蔭云射人職樂以騶虞九節五正樂以狸首七節三正樂以采蘩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皆繫於樂不繫於侯蓋正者樂之闕也樂之每闕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鄉飲禮所謂正樂備也天子之禮不可見儀禮大射諸侯禮也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狸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合二南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五正此云四正具舉卽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者樂之正歌既備可以行射事卽大射儀

樂既作而立司正安賓司射請射時也此後以樂志射更有一正是爲五正正與節相聯統繫於樂九節七節五節者樂節疏數之差五正三正二正者則其用樂多寡之等也下云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林氏之說允矣

與爲人後者不入

案鄭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高燾案鄭氏此注古無其事訓與爲奇文義亦極迂曲劉氏敞云與爲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益多仲由之所惡也爲人後當兼此諸義言之其應立爲後者不在此列

禮四十六

六

鄭氏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奇出爲後之文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鄭注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孔疏引鄉射禮司馬反爲司正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以當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嵩燾案鄉射禮將射比耦司正爲司馬卒射司馬反爲司正二人舉觶徹俎乃羞無算爵鄭注鄉飲酒無算爵無算樂盡歡而止其時賓且出而始擇賓疑非事也經明言射至司馬謂始立司馬時也鄉射比耦司馬誘射子路延射即儀禮之誘射也射者升堂司馬揚弓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命射曰無射獲無獵獲公罔之裘序點之揚觶即儀禮二人之命射也揚觶當爲揚弓之誤此舉聖人

鄉射之禮延射命射皆有辭以徵射以觀德之實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鄭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嵩燾案經言射己之鵠兼君臣父子言之其非專言擇士之射明矣鄭意以前言射宮之禮有射爲諸侯之文遂比合爲一事此申上射爲諸侯之義據天子大射言之禮射之大者也射之爲言釋也方言射之時各釋己之志射中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皆其志之所存也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女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射之張侯其義蓋取諸此記禮者以射爲釋己之志推廣言之立義絕精朱子疑射中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之語難信亦失之拘矣

禮四十六

七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鄭注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皆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嵩燾案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則不得禽尙書大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據此則習射於澤者射所獲之禽也既得禽而後射於射宮司弓矢云澤其射椹質之弓矢鄭注樹椹以爲射正疑質自通塾匠人置塾以縣鄭云塾古文桌樹八尺之桌以縣正之樹

樞爲臬而繫禽其上但取中爲義以爲與祭不與祭之準明夫射而中者揖讓之儀能不失其節也而亦取其强有力以勝事此就射義推廣言之亦古者貴射之一義也鄭氏據此爲正文其誤久矣案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樞書樞爲鞞國師射則充樞質鄭注樹樞以爲射正試弓習武也故樞之樞樞質所射者習射處玩鄭意謂樞質所以習射良然然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餘惟射射射樞質二者其異於射之比耦張侯可知而於樞質方義言之未詳爾雅釋弓樞謂之樓郭注斫木櫛也詩商頌方義是虔鄭義正鄭於樞上玉篇樞斫木櫛也櫛樞也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裴駮注樞榘樞也質斫刀也也是樞者所以爲藉積木到芻竝用之而於射無取穀梁傳昭也是樞者所以爲藉積木到芻竝注質樞也櫛也櫛門中桌似樞堅木可以爲臬韻譜櫛榘也說文榘關足也樹木爲臬下承以榘澤宮射已獲之禽獸懸之於榘以爲的耳淮南兵略訓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上中高誘注格的樞質的準也又沿周禮之文以樞質當射格其實樞質者國師以劉芻之未充之非射格也鄭注云質正也射侯懸正爲的樞質立木爲臬取用各別樞質固不得

禮四十六

八

有正也通考禮經之文自能盡其義

又案周禮司弓矢有射澤之文而澤宮選士之說不著於經鄭氏以大射當射宮選士之射允爲無徵孔疏以大夫三射皆具士無臣祭無所擇故無大射少牢饋食禮則大夫之祭也亦竝無擇士以射之文射人職祭祀則贊射牲證之尙書大傳似澤宮之射卽射牲之禮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是禘郊大祭天子亦與其云選士者若太宰宗伯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大司樂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員數甚繁不盡與祭故於射選之以供戒具薦羞眡滌濯及諸宿懸展聲之類其助祭之諸侯贊祭之太宰詔相及攝王后薦豆籩之宗伯皆與射牲之禮而固不

待選也鄭氏據射義張大之辭遂以大射當之承說至今無有據禮經之文以正其失者此云進爵細地又沿上文貢士之文連類及之天子之士亦卽諸侯歲所貢之士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鄭注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飲射爵者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嵩燾案鄭注於經義似祇看得一層方氏懋云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不爭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與末節辭養之義相應射之所以飲不勝亦聖人制義之精也自故男子生以下雜引之以明射義之精微又此章之餘義

禮四十六

九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鄭注畫曰正棲皮曰鵠嵩燾案正與鵠二事棲皮與畫又屬二義朱子中庸注作畫布曰正衛氏集說因之則又與棲皮爲一義周禮司裘王大射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梓人爲侯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下云張皮侯而棲鵠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不云棲鵠是則大射張皮侯乃設鵠其不設鵠者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卽鄭注周禮所謂質正也而注射人之五正三正二正又云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然則五采之侯其正亦五采也

禮經所記別無證據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
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是侯身二丈而中一丈梓
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鄭注天子侯中丈八尺則鵠六尺
鄉射記鄉侯中十尺鵠蓋三尺三寸有奇疑中卽所謂白質
赤質者侯中之中謂之正鄭眾馬融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
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齊風傳亦云二尺曰正小爾雅
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者謂之槩質達則云
四尺曰正鵠居其內禮經皆無明文似鄭氏爲得之而所云
畫曰正者又主五色爲五正疑正卽質也畫獸其旁而空其
中曰質射人云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皆謂樂節不
得更有五色爲五正如鄭氏所云也

禮四十六

禮記質疑卷四十六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

鄭注卒皆讀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嵩燾案說文隸人給事者爲卒鄭注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云故書倅爲卒說文無倅字鄭司農訓爲副倅鄭遂據國子爲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言之竊心未然周禮師氏教國子以德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以藝屬之司徒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游無官師者此教國子之事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作其徒役之事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鄭云士

禮四十七

一

庶子王宮諸吏之適庶子此庶子宿衛王宮之事也故屬之太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屬之司馬必非若師氏保氏之專教國子所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蓋爲國子之徒卒言也文王世子敘庶子之職而云若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周禮謂之國子皆公族也庶子所領之國子蓋公族子弟之無爵位者其云別其等親疏之序也其云正其位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次也公卿大夫士之子領於庶子而屬之太子太子守國者也庶子率國子以其徒卒致於太子疑卽文王世子守於公宮之義爲公族子弟之領於庶子者故司馬不得征也古者卒伍皆發之民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凡起

徒役家一人而以其餘爲羨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者若後世之丁壯籍其名以供軍餘子者羨丁也以供役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卽合民與餘子計之國子之卒各發之於其族屬存游卒者就司徒所任之人數選取而別籍之爲游卒以待國子之徵發而使之就學以習射進者登諸庶子之版以待用退者除名也

又案儀禮大射儀獻賓獻公獻卿及射畢獻服不氏皆庶子設折俎公祭庶子贊授肺司馬請徹庶子正徹公俎其後旅酬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竝同燕禮而大射儀敘庶子之事爲詳疑此段當列射義之末所以推

禮四十七

二

廣言之言自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游倅皆使之入學以習於射蓋射者武事也聖人防民氣之器也以禮樂化其氣質而和其心性又惡民氣之靡也立之射以便其手足而強其筋骨使之務於強而仍以禮樂行之此聖人之精義也合國子之游卒盡習於射而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舉宗族之無事者皆可備甲兵之用亦所以推明習射之本義所重在射而已不繫乎庶子之事也芮氏城謂此與燕禮無與當刪之而於射義關繫甚大知必爲兩章之錯簡矣

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孔疏引燕禮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鄭注儀禮亦云大夫猶北

面少前嵩燾案儀禮卿大夫入門右皆北面序立公南鄉爾卿而云阼階東南是必越中庭而南而後退立阼階下卿大夫皆趨而就西階東面序立曰卿西面北上爾大夫明大夫與卿相接其云大夫皆少進兼卿言之視前北面序立之處大夫之次最下者亦稍進也卿大夫皆西面立而後公揖而升經義極明而云大夫猶北面是不得爾卿矣孔疏大夫少進皆北面沿鄭注儀禮而失之

又案定位者始入門北面東上則卿東而大夫西繼而趨就西階東面北上則卿上而大夫下先定其位而後以次而升定位者猶後世之齊班也鄭注定位爲其始入蹠蹠揖而安定也語殊迂曲

禮四十七

三

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孔疏西面特立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爲禮嵩燾案燕禮公升卽位於席西鄉而後納卿大夫卿大夫升就席賓筵於戶西東上獻卿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諸公之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其獻賓及卿大夫皆於西階上是公席阼階西面備賓主之禮而賓席戶西猶賓禮也卿大夫皆席於賓左右諸公則阼階西無於西階東面面君者故曰西面特立無對待之辭也疏意似未分明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

鄭注公孤也孔疏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鄭注彼云容牧有三監嵩燾案義疏云天子不以公爲賓諸侯

不以卿爲賓或通天子言之然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與獻卿卷重席而卿辭重席者禮又稍別不得爲天子之公明矣疑卿大夫老而致仕得謂之公故獻則先卿而重席之設北面之位禮又殺於卿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

孔疏云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嵩燾案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鄭注某大夫也主人獻卿司宮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大夫繼賓以西東上三言東上明非一席賓一人亦云東上者尊賓也位於戶西而大夫繼賓以西明賓之亦爲大夫也安得有小卿

禮四十七

介乎其間孔氏乃以隔越賓席而云次上卿釋之徒爲迂曲而已案周制卿大夫士皆有等孟子自言卿大夫各爲一位儀禮略具其文記禮者引申而疏通之不必盡徵實也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孔疏公及卿大夫士之節皆有等差燕禮不載無以言嵩燾案燕禮主人酬賓畢小臣請媵爵者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坐取大夫所媵解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是謂爲賓舉旅主人又獻卿畢二大夫媵爵如初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卿舉旅及樂作公舉奠解唯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是謂爲大夫舉旅及獻士畢賓媵解於公公坐取賓所媵解唯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是謂爲士舉旅蓋初媵爵酬賓再媵爵酬賓及卿之長皆二大夫媵爵

示專敬也舉旅於大夫不賸爵舉旅於士用賓所賸爵庶子
及左右正及內小臣爲類而不舉旅此其等差之可見者

禮四十七

五



又公亦五及內小臣欲賸而不舉旅此其等差之可見者
禮記質疑卷四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聘義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鄭注此皆遣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嵩燾案如鄭注是所云上公侯伯子男據遣聘之君言之然聘禮之使有卿有大夫此云上公侯伯子男而不言所遣之使則亦不能據以爲例疑諸侯相朝視朝覲天子之禮自當稍殺記禮者舉上公侯伯子男之等以例其餘耳春秋傳記列國朝聘之介擯無及眾介之數者聘禮士介四人是五介也上介之禮亞於賓一食一饗而眾介無

禮四十八

之禮簡故不具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孔疏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嵩燾案朱子論語集注云擯用命數之半是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王禮迎朝賓之擯以其爵爲之等差而諸侯之擯無明文孔疏卽據周禮爲說然大行人之禮天子所以待諸侯諸侯待聘使之卿似不得上同於天子藍田呂氏謂當下其君二等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是又視聘賓介數以爲之等而其禮皆無可徵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僨小行人掌賓客之禮籍爲承而擯肆師大朝覲佐擯鄭注佐擯爲承擯也小行人肆師皆下大夫司儀

掌擯相之事旅擯交擯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上士孔疏於此云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三人四人則士爲紹擯二人三人則士爲紹擯一人所謂擯之各以其禮也聘禮者諸侯之禮也而此所引實據王禮出言之記禮者亦約略爲之辭耳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鄭注圭璋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財謂璧琮饗幣也受之爲輕財嵩燾案聘禮圭璋皆還於館而享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琮不還主人致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以報聘君鄭意圭璋重不能反報故還之璧琮則反報以分釋重禮輕財之義然圭璋聘以將禮璧琮享以通情情親而禮尊經文明主圭璋言

禮四十八

二

之鄭注兼璧琮爲說似屬歧出其釋還圭璋之義又云不可以己所有遙復之意據圭璋爲命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所謂命圭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典瑞又云琢圭璋璧琮以類聘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聘禮之圭璋則琢圭也聘使所執之圭不得爲命圭明矣

出入三積

孔疏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嵩燾案周禮掌客子男三積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乘禽日五十雙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卽謂介也

是諸侯之卿聘其禮當視子男米及乘禽之數與周禮微有異同記禮者亦略舉爲之辭耳
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孔疏質明而始行事以下申明行聘之時此是聘禮酒清人飢而不敢飲謂射禮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前論聘稱強有力後論射則云勇敢嵩燾案孔意以章段首言聘射之禮因析分二事言之疑此爲聘禮之餘義聘射本二事經言聘義而兼及射蓋聖人制爲射禮以道民於強而飾之以禮樂使有以自勝其質氣一聘禮也而有食有饗有燕習爲委曲繁重之節文而無敢或怠與慢而卿大夫敘射之五物揖讓之文強武之實一以射禮習之記禮者於此發明

禮四十八

三

聖人制禮之微旨而兼聘射二者以著其功用爲安國治民之本聘之有射卽燕射也凡禮之行多由於射獨於聘義兼言之者聘以交鄰國強與弱之相接國之寵辱係焉大戴禮無此一段則此爲小戴氏推論聖人教民習射之原而發其微意如此孔疏之言大失經旨

孚尹旁達

鄭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筠嵩燾案禮器疏筠竹之青皮也以浮筠爲玉之采色語殊不類蓋田呂氏云信發於中謂之孚尹或訓誠亦信也山陰陸氏云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達就字解義於辭亦覺不文說文卯孚字通俗文卯化曰孚卯因伏而孚以喻玉之蘊藏於石而剖而治

之說文尹治也旁達者言玉在石而徵見於外就玉之未剖者言之與下天地三者爲一例聘用圭璋因以論玉終篇又承上節而推論其餘義

禮四十八

四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四十八終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服四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案鄭注以此一段四十五字屬之上節以節制者也之下孔疏云自資於事父以下申明節制欲尊歸於一大戴本此四十五字在三日而食上先言喪服之有制次言喪期之有制於文爲順此當爲錯簡耳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禮四十九

孔疏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嵩燾案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如諸侯爲天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臣爲君所謂杖者爵也庶人無爵而爲主則杖童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所謂擔主也擔者承荷之謂也庶子拜賓不杖而居次則杖婦人爲夫爲長子姑在亦杖所謂輔病也杖者正也而統於爵而杖是以權制也爲喪主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輔病則不應杖而杖亦以權制也合喪服傳與此求之可以知其義矣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孔疏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嵩燾案庾氏蔚之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呂氏大臨亦以父在爲母期爲八者之一而不數扶而起疑父在爲母期不得爲權扶而起杖而起則非權也婦人童子不杖承上輔病爲言據婦爲舅姑言之爲夫爲長子則亦杖也八者何爵也擔主也輔病也扶而起杖而起及面垢之異也其下四者竝同舊注此須融貫經旨而後能辨而知之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鄭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其也嵩燾案鄭意謂喪事

禮四十九

二

所當其與否當一辨之辨則文矣呂氏大臨云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大丈夫士之喪禮也記禮者旣引高宗三年不言又引孝經言不文疑不言與孝經之文相刺繆故以臣下釋之明非爲天子者之喪節也下更推言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之別
嵩燾寡昧讀書無多不敢侈言論述而於禮經之文頗深求其義以知其曲折自漢以來諸儒論說各有發明亦頗能辨其得失

國朝經師推求文字之原以盡其變其制義尤精其辭尤辨亦幾窮極諸經之蘊而無餘憾矣嵩燾區區獨謂禮經之文多明先王制禮之義例今禮文可徵獨有周禮儀禮而春秋

三傳亦時有闡明推見三代之禮之遺凡記之言皆有據依
稍與疏證之諸所劄記有同先儒之說視所徵引足以增益
學識輒加錄採以廣見聞其無所發明卽同舊說不復注明
亦時有所見偶合而缺於接討無從指證意取暢明經旨而
已原不敢以剽竊舊聞自矜博攬故亦不復有所避忌謹述
其略幸覽者詳焉郭嵩燾謹記

禮四十九

三

其訓幸覽者詳焉郭嵩燾謹記

曰與不與及隱顯者謂自餘則對若決不與則與惡謂
衣却衣退良聯合而規家對情無實許適意難明雖言而
意無滿則發後及與良問其兼與會則明則信疑不與也則
解與施獨之類則隱顯會同去則去獨獨復疑良足及與會

禮記質疑後序

漢儒傳經皆有師承然其爲說務立新義不相因襲至於辨難紛紜詆非百端又各以其說相授受流分派別莫能統一史稱鄭氏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栗改漏失學者以知所歸自漢至唐數百年言經者歸鄭氏貞觀中敕定諸經注疏各主一家之說而三禮獨宗鄭注詩箋與毛傳並存則以鄭氏援禮箋詩詩與禮相因亦相備也朱子最深於禮其所述錄多依鄭氏無有異同略有辨正語言文字之歸趣而已陳氏集說頒行學官數百年議廢者屢矣獨賴其文平淺易通仍而弗改要其式序典禮於鄭注固無違反而於禮經微言大誼所弗能達多矣故知鄭氏之邃於禮二千年未有能易者也徒以包羅羣籍

禮後序

兼綜竝攬折衷於禮時有出入或拘於一義而無由會其通或滄於眾說而時未免決以臆先王制禮經緯人倫紀綱萬事其勒爲成書條其篇目獨在儀文度數之末而精義不著於篇更秦之亂焚燒載籍掇拾灰燼之餘大都殘缺不完又學校淪廢無復師儒世守蓋禮經之散亡尤甚矣孔氏之徒各據所聞明禮制之原推論其義例而詳略區分參差互見諸儒敘論又益紛歧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有由然也鄭君博采羣言校其優劣述先聖之元旨整百家之不齊更歷魏晉諸大儒下逮宋明論難往復互有從違各以發明其義趣嵩壽亦幸於其中窺求崖略辨知其得失其言之蕃變交午通諸三禮之文可以辨而析之其言之微舉見義證諸禮經之以類相從可以疏而明之如

是而鄭義卽有抵牾旁推交通曲折融貫渙然無有疑難其庶
以爲讀鄭注者之津梁乎夫三代典禮未易行之後世而聖人
固曰從周爲夫大體明備垂法萬世放而皆準苟知其意則今
日所行何一非周禮之遺哉不知其意則亦具文而已於其宏
綱大用一皆滯固不可通是故禮者人情物理之所不能違也
知其不可違也範圍曲成斯禮意也區區愚昧因禮經之文之
散見者以求知禮意實惟鄭君之有以詔我也光緒庚寅冬月
書成竝志於後郭嵩燾謹記

禮後序

二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